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HERMES

政治观念史稿·卷三

刘小枫 ● 主编




沃格林(E.Voegelin) ● 著

中世纪晚期

History of Political Ideas Volume III
The Later Middle Ages

段保良 ●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HERMES

政治观念史稿八卷本

刘小枫 主编



中世纪晚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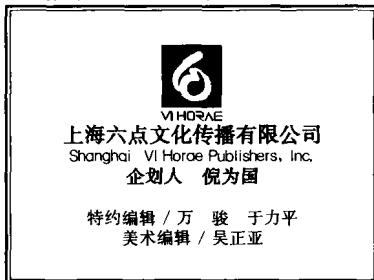
History of Political Ideas Volume III
The Later Middle Ages

沃格林 (E.Voegelin) 著

段保良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观念史稿. 第3卷: 中世纪晚期 / (美)沃格林
(Voegelin, E.)著; 段保良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社, 2008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ISBN 978-7-5617-6318-6
I. 政… II. ①沃…②段… III. 政治思想史—世界—中
世纪 IV. D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25873 号



History of Political Ideas (Volume III): The Later Middle Ages

By Eric Voegelin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David Walsh

Copyright © 1998 by The Curator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ssouri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Columbia, MO 65201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9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Curator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ssouri through Shin Won Agency Co.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9-2005-051 号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政治观念史稿(第三卷): 中世纪晚期

(美)沃格林 著

段保良 译

统 筹 储德天
责任编辑 审校部编辑工作组
责任制作 肖梅兰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总机 021-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印 刷 者 浙江省临安市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插 页 2
印 张 11.5
字 数 265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6318-6/B·431
定 价 29.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缘 起

自严复译泰西政法诸书至 20 世纪 40 年代,汉语学界中的有识之士深感与西学相遇乃汉语思想史无前例的重大事变,孜孜以求西学堂奥,凭着个人的禀赋和志趣选译西学经典,翻译大家辈出。可以理解的是,其时学界对西方思想统绪的认识刚刚起步,选择西学经典难免带有相当的随意性。

50 年代后期,新中国政府规范西学经典译业,整编 40 年代遗稿,统一制订新的选题计划,几十年来寸累铢积,至 80 代中期形成振裘挈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体系。虽然开牖后学之功万不容没,这套名著体系的设计仍受当时学界的教条主义限制。“思想不外义理和制度两端”(康有为语),涉及义理和制度的西方思想典籍未有译成汉语的,实际未在少数。

80 年代中期,新一代学人感到通盘重新考虑“西学名著”清单的迫切性,创设“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虽然从选译现代西学经典入手,这一学术战略实际基于悉心梳理西学

传统流变、逐步重建西方思想汉译典籍系统的长远考虑，翻译之举若非因历史偶然而中断，势必向古典西学方向推进。

90年代以来，西学翻译又蔚成风气，丛书迭出，名目繁多。不过，正如科学不等于技术，思想也不等于科学。无论学界译了多少新兴学科，仍似乎与清末以来汉语思想致力认识西方思想大传统这一未竟前业不大相干。晚近十余年来，欧美学界重新翻译和解释古典思想经典成就斐然，汉语学界若仅仅务竞新奇，紧跟时下“主义”流变以求适时，西学研究终不免以支庶续大统。

西方思想经典即便都译成了汉语，不等于汉语学界有了解读能力。西学典籍的汉译历史虽然仅仅百年，积累已经不菲，学界的读解似乎仍然在吃夹生饭——甚至吃生米，消化不了。翻译西方学界诠释西学经典的论著，充分利用西方学界整理旧故的稳妥成就，於庚续清末以来学界理解西方思想传统的未竟之业意义重大。译界并非不热心翻译西方学界的研究论著，甚至不乏庞大译丛之举。显而易见的是，这类翻译的选题基本上停留在通史或评传阶段，未能向有解释深度的细读方面迈进。设计这套“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旨在推进学界对西方思想大传统的深度理解。选题除顾及诸多亟待填补的研究空白（包括一些经典著作的翻译），尤其注重选择思想大家和笃行纯学的思想史家对经典的解读。

编、译者深感汉语思想与西学接榫的历史重负含义深远，亦知译业安有不百年积之而可一朝有成。

刘小枫

2000年10月于北京

中文版出版说明

出生在德国古城科隆的沃格林(1901—1984),上小学时随家迁居奥地利,长大后就读维也纳大学。虽然攻读的是政治学博士,沃格林喜欢的却是法学,真正师从的老师是自由主义法学大师凯尔森教授,心目中的偶像则是自由主义思想泰斗韦伯。不过,尽管沃格林后来荣幸地成了凯尔森的助教,却不像一般的自由主义学人那么不开窍。

念博士时,沃格林就显得才华横溢,比施特劳斯早十年拿到洛克菲勒奖学金,到美国走了一圈,回国后即着手教授资格论文……纳粹掌控的奥地利,阻断了身为犹太人的沃格林在德语学界的学术前程。1938年,沃格林流亡美国,次年便与一家出版公司签约,为大学生撰写一部相当于《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简明教科书——于是,沃格林便着手撰写一部《政治观念史》……出版社和沃格林本人都没想到;本来约好写两百来页的“简史”,沃格林却下笔千页,还觉得没把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要事说清楚……

由于外在和内在原因,这部《政治观念史》终于没有正式完成,变成了一堆“史稿”,如今英文版编者对将这些“史稿”整理编辑出版仍然感到不安;沃格林生前毕竟悬置了这部“史稿”。

悬置“史稿”的外在原因并非仅仅是“卷帙过大”，远远超出“两百页”的预定规划，还因为沃格林的写法不合“学术规范”——不合什么规范？当时（现在同样如此）的“学术规范”是：凡学问要讲究学科划分——哲学史、文学史、宗教史、史学史、政治思想史、经济思想史得分门别类地写，沃格林的“史稿”却打破这种现代式的学术规范，哲学、文学、史学、宗教、政治、经济一锅煮……让如今的大学教授如何找到自己的专业？仅就这一点来说，整理编辑出版这部“史稿”，对西方学界已经意义重大，对我们来说同样如此。

翻检一下近百年来我国学界翻译出版的西方“史书”便不难发现，形形色色的哲学史书翻译得最多，相比之下，西方文学史方面的书就翻译得少得多，史学史、宗教史更等而下之。如此哲学偏好使得我们的大学不断培养出哲学迷狂——然而，仅仅从形而上学史来看待西方思想史，而将文学、史学、宗教要著排除在外，我们得到的不过是一个畸形的西方思想史形象。

沃格林觉得，即便要写大学生教科书，也应该带着自己的问题意识来写。他的这部《政治观念史》的问题意识是：西方的现代性已经走到如此可怕的穷途，但现代性究竟是怎么回事、又是怎么来的？……悬置“史稿”的内在原因在于，沃格林以思想史的方式来展开自己对现代性的探问时思想发生转变，下决心推倒已经成形的“观念史”从头来过：起初，沃格林力图搞清楚西方各历史阶段的主导性观念与生活实在之间的关系，在写作过程中他发现，“象征”而非“观念”与生活实在的关系才更为根本。

沃格林重起炉灶，把“史稿”中的材料大量用于后来成为其标志性著作的多卷本《秩序与历史》以及其他重要文集——如今我们看到的《政治观念史稿》从“希腊化时期”开始，不免感到奇怪，其实，此前的材料都变成了《秩序与历史》的前三卷。由此看来，要追溯沃格林究竟如何探究现代性危机的来龙去脉，这部悬

置的“史稿”仍然具有相当的文献价值。

重新认识西方大传统是我国学界和大学教育的世纪性根本课题之一，且迫在眉睫……提出“重新认识西方大传统”，让国朝学界好些少壮学人无名火起：凭什么你才知道真正的西方传统，我们知道的就不是！……的确，要让自己把从前学的那套思想观念谱系置换掉，谁也不舒服。然而，出生于自由主义思想之家的沃格林的“史稿”不同样（且首先）在冲击西方学界近两百年来的启蒙传统观念？——施特劳斯说得好：思想者的真诚首先在于，随时准备推翻自己的定见从头开始！

除非中国学人已经打算在西方现代性思想中安家并与某个现代或后现代“大师”联姻生育后代，否则，我们就得随时准备从头开始认识西方传统——就此而言，沃格林的这部“史稿”将是我们可能会有的无数次从头开始的诸多契机之一，毕竟，这部被悬置的近两千页“史稿”本身，就是沃格林亲身从头开始的见证。

十年前，当我读到沃格林的《政治观念史稿》第一卷时，便起心要组译这部八卷本的大部头“史稿”——当时在香港供职，因部头太大，选题被否。如今，在上海六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和承担组译的北京大学政治学研究中心的鼎力支持下，八卷本“史稿”的翻译终于落实，谨此向诸位译者致以诚挚的敬意和谢意。

一些常见的西方思想史上的术语的译法，尽管已经通行，其实并不恰切，乘我们重新认识西方传统之际，该作订正的最好赶紧订正，因此：“斯多葛”改作“廊下派”、“末世论”改作“终末论”、“诺斯替”改作“灵知派”……等等，特此说明。

刘小枫

2007年7月于

沐猴而冠斋

目 录

中文版出版说明(刘小枫) / 1

英文版编者导言 / 1

第三部分 神圣帝国(卷二续)

D. 教会与诸民族

第十三章 时代特征 / 33

一、中世纪与文艺复兴之间的悬疑 / 33

二、政治重心向西部转移 / 36

三、教会与诸民族之间的冲突 / 38

第十四章 独立教皇制:罗马的吉莱斯 / 40

一、《一圣教谕》 / 40

二、罗马的吉莱斯(罗马努斯) / 44

第十五章 法国王权 / 53

- 一、国王权力问题 / 53
- 二、独立于皇帝的权力 / 54
- 三、巴黎的约翰:《论国王与教皇之权力》 / 55
- 四、灵异的王权 / 57
- 五、安茹的查理 / 60
- 六、杜布瓦 / 62

第十六章 但丁 / 67

- 一、政治思想家的孤立 / 67
- 二、精神脱离于政治 / 70
- 三、精神的现实主义:人间天堂 / 71
- 四、文体与权威符号 / 74
- 五、《书信集》 / 76
- 六、《论世界帝国》 / 77
- 七、《炼狱》第 29—33 篇的愿景 / 82

第十七章 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 / 87

- 一、德意志宪政发展之开始 / 87
- 二、《和平保卫者》 / 88
- 三、与亚里士多德的关系 / 90
- 四、有机体比喻 / 92
- 五、世间的代表性权威问题:立法者 / 93
- 六、有限政府:意大利主义 / 97
- 七、阿威罗伊主义的自然论 / 99
- 八、主部 / 101

- 九、纷纭战国 / 102
- 十、法 / 103
- 十一、基督教与教会 / 104
- 十二、隐秘教义 / 105
- 十三、技术政治论 / 108

第十八章 奥卡姆的威廉 / 109

- 一、一种理论模式:威廉的问题 / 109
- 二、唯名论和唯信论 / 112
- 三、世俗文明以及教会之退出 / 116
- 四、方济各会唯灵论的最后阶段 / 120
- 五、威廉的政治学方法 / 122
- 六、法律理论 / 125
- 七、此世秩序与贫穷仪规 / 127
- 八、教皇与教会 / 128
- 九、帝国 / 130
- 十、将本体化简为关系 / 132
- 十一、终极决断权:公会议 / 133
- 十二、结论 / 134

第十九章 英国民族政治体 / 136

- 一、岛国特性:不存在干扰因素 / 137
- 二、趋向整合的情感:《大宪章》 / 140
- 三、制度 / 145
- 四、符号 / 155

五、代表制 / 157

六、福蒂斯丘 / 167

第二十章 从一统到教区的基督教 / 178

一、教会组织的转型 / 179

二、英国的反应 / 183

三、威克里夫:总体特征 / 184

四、地区性的精神运动 / 187

五、英国的唯灵论:《耕者皮尔士》 / 192

六、威克里夫:学说 / 204

第二十一章 帝国区 / 214

一、次帝国政治 / 214

二、《金玺诏书》 / 226

三、城市国家 / 241

四、里恩佐 / 259

第二十二章 公会议运动 / 273

一、“大分裂”:公会议 / 273

二、高卢主义和政教协约 / 282

三、《论公教和谐》 / 287

英汉对照索引 / 300

译后记 / 352

英文版编者导言

[1]沃格林对中世纪盛期的研究无疑是他浩瀚历史著述的瑰宝之一。这卷作品必将证明,沃格林对其《观念史》出版价值的判断不符合事实。沃格林曾经认为,他的《观念史》带有不可消除之缺陷的建构,事实却远非如此,这部作品如今是作为本世纪最伟大的学术成就之一推出的。沃格林从事这项考察,初意在于淘汰萨拜因(George Sabine)的权威性论述《政治学说史》——这部作品自1937年以来几经修订,始终未有继起者。这个初衷如今有望实现。自萨拜因的作品发表后,政治理论家们已失去单枪匹马去做浩大历史叙述的勇气和兴趣,因此沃格林这部不朽巨著迟来的面世,是这门学科的一个里程碑。即便不熟悉他后期著作的人也会承认,它是这个领域的巨人之作。

沃格林曾极度超然地把这一耗时十余年的劳动成果弃置不顾,认为它是源于理论性误解的产物,或许没有什么较此更能显示他的造诣了。在差不多完成对政治观念史的浩大考察后,他开始意识到,这部作品相当于对实在的一种意识形态化扭曲。他解释说:“若非存在直接经验的众多符号,就不存在

观念。”^①沃格林已发现,采用传统的研究方法,致使他在讲述[2]政治观念史时,就仿佛它是个自足的存在,从其自身的角度就完全可以理解似的。他的作品示范了将关于政治的观念与其政治史背景联系起来研究的方法,此方法后来成为这门学科的一面旗帜。^②但沃格林认为这还不够。无论政治史还是政治观念都不是凭其自身而存在的。只有参照更广阔的文明语境——在此语境中,关于秩序以及人在整个实在秩序中的位置的根本性构想得到表达——它们才有涵义。那么,此等制序性^③构想(ordering conceptions)依托什么呢?它们最终来源于人类生息的生生不息的活力,后者在直抵经验的道德与精神秩序之力量的驱使下运动。正是就秩序的动力之源来说,道德和政治秩序的观念具有反响,支承性的经验一旦改变,这些观念就会停止在人类生活中发挥任何权威性的力量。

当代政治理论家很少获得过这个洞见,这种缺失使他们的历史研究给人以不够善尽美之感。^④他们的分析给人的印象是无独创性、品质次要的,因为它们未能深刻地触及观念的驱动力之源。他们的叙述单调刻板,这是他们缺乏能力的直接后果。他们不能解释,是什么使主观权利的观念或自由的口号在一个特定时代如此具有吸引力。他们能够说明历史上出现的情况和

① 沃格林:《自传体反思录》(*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s*, ed. Ellis Sandoz,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9),第63页。

② 政治理论的历史研究法在 Quentin Skinner 那里有极卓越的展现。相关理论讨论,见 James Tully 编:《语境中的涵义:斯金纳及其批评者》(*Meaning in Context: Quentin Skinner and His Cr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③ [译按]见《文心雕龙·宗经》:“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

④ 一个有趣的例外是 Charles Taylor。他的《自我的根源》(*Sources of the Self*,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是一部探讨在思想阐释中未涵盖的道德反响之源的出色研究。

变化,却无法洞悉生活于历史中的人类所发生的变化。理解这些内在变化的机制,无疑是最重要的工作,而这项工作,只能通过理解构成人类存在之根本视野的直接秩序经验才能做到。沃格林看到了这种研究必不可少,为此开始撰写一部十分不同的专著,阐明在跨时空的人类境况中所出现的秩序之经验和符号的历史。[3]在《秩序与历史》的写作中,他把当代政治观念史家远远抛在了后面。

沃格林学术生涯的这一急转,却导致人们对于作者才质的双重误会,这种误会如何看待他的这份遗作已经造成重大后果。第一个错误印象是,他的《观念史》不值得出版,这个看法因沃格林本人拒绝在他生前发表它或把它作为一整套书发表而益为可信。一位作者只想让自己最优秀的作品同读者见面,这种心情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也许是个很好的例子,表明作者本人的估计被非常不必要的、对于有损其作品流传之因素的一己私虑所左右。沃格林的决定在我们事后看来是一个真正的、重大的误判。这不光是编者标准较低,尽管也可能如此。政治理论的观念史研究仍不失为一种可行的分析模式,如今比过去更加兴旺发达,只要这项事业中的语境限制因素得到应有的承认。沃格林本人对这一体裁的巨大贡献无法在标上这一全面告诫后与读者见面,是没有道理的。

严格地从政治观念史的角度讲,这部作品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它考察了希腊罗马时期至19世纪政治理论的发展。尽管它没有取得沃格林在《秩序与历史》中所获得的那种对秩序之源的分析性洞察,但它提供了一个政治思想的宝库,不仅他后期的作品无法与之相比,本世纪任何作家都难望其项背。对思想家个体和特定观念综合体的细致丰富的阐述与对历史的一次大清理结合起来,简直令人惊心动魄。其阐述中所包

含的博学,经得起最优秀的历史研究的验证;其取材之十足新颖,常令其他同类文献相形见绌。沃格林后期作品在理论上的优势,并没有取消一套详尽的政治思想史知识的必要性,这套知识在任何地方都不如在他的《观念史》的篇章中讲述得那么详尽。

这个看法的一个被忽视的推论是,沃格林早年的这项研究为进入沃格林后期的理论堂奥提供了一个最佳起点。尽管作者曾唐突地宣称,[4]他的事业非一以贯之,而是有一道断裂,但认为这项早期成果出自一个迥异的头脑却是错误的。大多数读者可能会因为沃格林之用力 and 趣向的连续性而感到震惊,正如他们在《从启蒙运动到大革命》发表时感到震惊一样,这是此前唯一发表过的《观念史》片断。沃格林在这部作品里确实使用了观念的语言,但他的兴趣显然已趋向于探索观念背后的“情感”(sentiments)。其理论组织框架由“唤起性的观念”(evocative ideas)所组成,这些观念构成他所探讨的那些时代的全盘性制序信念。在对思想家个体的探讨中,他的分析总是瞄准他们思想的运动力中心。沃格林释经才华的奥秘,恰在于他披露 *anima animi*[活的灵魂]的能力,他凭此能力写出了这些作品。因此,《观念史》远非与沃格林后期作品不相连贯的前驱,而是与之有着根本的连续性,而且对于他后期作品中过于晦涩的分析而言,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背景知识。沃格林《观念史》中的分析既有其内在价值,且有阐明其后期作品中通常较为艰深的理论思考的作用,以这两点来看,这部作品再也不能搁置不出了。

在这一点上,最令人痛心者莫过于他决定搁置该作品的发表所引起的重大后果。这意味着沃格林最大部头、最易理解、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历史考察不能在他有生之年出版。相反的,这一浩

大研究的诸多隐微晦涩的结论，却作为偶然的讲演发表了，^①在理论上更富有挑战性的多卷本《秩序与历史》终究曲高和寡，鲜有读者能够理解。读者如今终于有机会考察这个极容易接近的基础结构了。他后期的理论轮廓所基于的极为丰富的历史研究如今变得显而易见。这必将对于展现沃格林的一个十分不同于当前所流行的面相有及时的影响。这部作品不仅会巩固[5]他作为 20 世纪最伟大的政治理论家之一的声誉，甚至可能对于改变他目前在这个学科里的尴尬地位有令人愉快的后果。随着《观念史》面世，沃格林可能会从一位在主要人物当中读者最少的人变成读者最广的人之一。

无疑，面前这卷关于中世纪晚期的著作展现了对政治思想史上一段最关键时期的精湛阐述。在对这个时代的理论性洞察方面，沃格林的分析是无与伦比的，尽管自从他写作此书以来，已有大量研究著作面世。理解经验材料方面的进步当然是有的，尤其是通过评注本的修复以及对于经济、社会和政治因素作一种更全面的评鉴。但至今尚未有哪项以这一整个时代的涵义和意义为内容的考察，接近于沃格林从自己的研究中引出的洞见。当我们问，中世纪世界究竟是怎么回事，专家们会张口结舌，终之以咕哝什么中世纪心灵整体性之类的滥调，这些滥调更多是把问题遮蔽而非澄清。沃格林这卷作品的贡献，不仅在于他找到了一个理解中世纪秩序的组织框架，还在于他解释了中世纪对它解体过程中所出现的现代世界的重大意义。

① 最明显的两例是由讲演结集成的《新政治科学导论》(*The New Science of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1952;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和《科学、政治与灵知主义：两篇论文》(*Science, Politics, and Gnosticism: Two Essays*, trans. William J. Fitzpatrick, intro. Ellis Sandoz, 1968; rpt. Washington, D. C.: Regnery, 1997)。